

金庸筆下周百通身穿寬袍，長髮長鬚；但為人大情大性，為學上乘功夫，不惜跪地求教。他臉容老，舉止卻活像頑童。只是「老頑童」這稱號能輕易留在人心，除了作者細膩描述及出色演譯外，相信多少因為他自然流露出「身老·心還童」「人老·心常青」這自在之樂。與其說「頑童」，可能「還童」更合切。

「童」在小說內流露率性自在，但現實世界，童卻是血肉而生的生命階段。兒童及少年時期，有完整感知的自覺自決與學習能力，與周遭環境更能敏銳互動。但因「童」既在人生初階，自有很大修正空間。而「老」卻是機能持續衰退，因而帶來各方面限制及障礙。為此「老還童」是放下城府，回到美善的心靈更新旅程。叫生命在眾多限制與不足中仍盡用周邊資才，擴闊生活境界，讓生命更豐富。

只是在競爭氛圍激烈的世代中，未說「老還童」，先想今天「童顏」仍有「童心」？記得一心理醫生曾指出：要知一個人是否健康好簡單-三得：同嬰孩一樣食得、瞓得、疴得(大小便暢通)。病可從口入，但更多不適由心而生。病了？真病了或是在爭競壓力纏累了？所以要健康先要開心笑。

一個小球讓孩子跑足半天也不覺累，跌倒後起來再跑再追，重新開始，只因輸得起，看得開。開心就能開懷，也不會輕易介懷成敗並更樂於接受挑戰，才能在難免的高低起伏間繼續食得、玩得、笑得又瞓得。「兒戲」絕「不兒戲」。在遊戲過程，人輕鬆、自發及專注地重覆進行不同體能、應變與思維操作，從而發掘及掌握不同事物特徵與關係。

一月開始兒童區也認真「兒戲」，將幼兒主日學與BB樂園合併，在成人崇拜時間內在小禮堂一同藉詩歌、故事及遊戲幫助孩子認識神。我們已在房間擺設、傢具與活動都作出調節，務求讓孩子安全又開心地學習愛神愛人這功課。硬件配套要人也要調節，孩子與家長要適應新環境與新組合帶來的新誘惑；導師也要重新預備合適活動及教材以留下童心。兒區的小轉變也影響每位小禮堂使用者，需要大家不少調節、配合與體諒。兒童這轉變不是因我們有經驗革新團隊，甚至未有完整課程，但我們仍接受這絕「不兒戲」的挑戰，只因我們仍盼望孩子可得以成長。

「童行」旅程，更像馬拉松越野賽事，考驗參賽者，支援隊工及賽場人士體力與熱情。但體恤我們的父神，總會以孩子笑臉或趣怪反應給大家打氣。最後邀請大家同踏上這更新旅程，靠主「留住青春」，「還我童心」，讓心活起來，以愛動起來！